

古本

照

世

立

古
俠
小
說
叢
刊
社
藏
版

照世盃 (全一冊) 定價

原著者 酌元亭主人

校閱者 徐行

出版者 古佚小說社

代售者 各埠各大書店

印行者 上海震華書局

總經售處 上海正風書局

上海梅白格路三百號

版再月一年七十三國民

序

客有語酌元主人者曰：「古人立德立言，慎矣哉！胡爲而不著藏名山待後世之書，乃爲此游戲神通也？」余曰：「唯唯，否否！東方朔善恢諧，莊子所言皆怪誕，夫亦托物見志也。與嘗見先生長者，正襟歛容而談，往往有目之爲學究，病其迂腐，相率而去者矣；卽或受教，亦不終日聽之，且聽之而欲臥；所謂正言不足悅耳，喻言之可也。」今冬過西子湖頭，與紫陽道人借三寸管，爲大千世界說法。昔有人聽婦姑夜語，遂歸而悟奕，豈通言儆俗，不足當午夜之鐘，高僧之棒，屋漏之電光耶？且小說者，史之餘也，採閭閻之故事，繪一時之人情，妍媸不爽，其報善惡，直剖其隱，使天下敗行越檢之子，惴惴然側目而視曰：海內尙有若輩存好惡之公，操是非之筆，盍其改志變慮，以無貽身後辱，是則酌元主人之素心也哉！抑卽紫陽道人，酒之素必焉耳！

吳山諸道人載題於西湖之狎鷗亭中

古佚小說叢刊（第十三種）

照世盃四卷

依日本傳鈔本校印

弁言

題酌元亭主人編次。每卷爲一篇，篇末均贅諸道人評。酌元亭主人諸道人姓名無考，殆一人也。每篇復列子目，以偶句爲之，如章回小說然。明末短篇小說盛行，二拍三言，其尤著焉。此書雖僅四篇，其描寫社會狀態，人情世故，深刻周至。凡二拍三言所選，皆非其匹，可謂罕觀之珍籍矣。爰向日本以重金購得此書，亟爲校印，與遊仙窟同時刊行焉。此二書皆中土佚書而流傳於日本者，今獲復歸故土，供士林之披閱參證，喜可知也。

照世盃目次

卷一 七松園弄假成真

真才子酷慕死西施

蠢佳人羞辱生潘岳

返吳門座中途惡友

赴揚州園內遇名姝

白丁吃醋假傳書

紅粉憐香親解縛

窮浪子青樓問病

狠虔婆白眼看人

寓譏諷扇上題詩

巧分離院中買妓

鬥斗憐他人之慨

解元賠無意之錢

功名成就費良朋無數苦心

夫婦團圓拜俠士從前豪慨

卷二 百和坊將無作有

老童生棄業打秋風

真俗物捐金求慕謬

酒陣忽更迷色陣

玉人下拜假文人

虛空摹擬以手作妻

夢境交鋒關門捉賊

狂且商入室之謀

縣君下逐客之令

一席酒許下百年姻眷

兩冤家難成長夜懽娛

討房價妄想妻財

入虎坑慟遭毒棒

貪夫悔被牢籠

估客當場指點

乞兒索養命之蛇

故鄉悲喪家之狗

卷二 走安南玉馬換猩絨

胡衙內假病閑遊

白鳳姑倚樓玩市

惡少年見色移情

真貪官借端取利

強離分衣邊垂玉馬

暫交權枕上送行人

朵落館夜哭失千金

枕石山露眠逢一怪

浴蘭溪衆美憐寒

神通師殷勤還舊物

雖見面不及話衷腸

說兩鬢無端傷命

丞相府小兒獲寶

同鄉客慷慨貨奇香

繳猩絨力纔消夙恨

聞片語洞徹前愆

卷四 掘新坑慳鬼成財主

村學究昧心題扁

避嚴君悄開重戶鎖

馬吊館登臺說法

谷樹皮恃強凌弱

坑邊留便飯暫學孟嘗君

學生偏務外拜爲馬吊棚生

吞祭物欺鬼欺神

蠢太公逼子分床

尋舅氏誤人賭錢場

半山村獲糞拋鹽

崔娘子露面分爭

鼻底領奇香出哇陳仲子

小子活常災擗着尙書公子

墜糞坑自作自受

告誑狀平起詐錢端

革頭巾秀才喪膽

苗舜格遭刑囚設計

解大紛暗取親家物

禁賭博公子寒心

穆文光雪冤反成名

叢說小佚古

照世盃 卷一

酌元亭主人編次

七松園弄假成真

美人家住莫愁村，蓬頭粗服朝與昏，門前車馬似流水，戶內不驚鴛鴦魂。
座中一目識豪傑，無限相思少言說，有情不遂莫若死，背燈獨扣芙蓉結。

這首古風，是一箇才子贈妓女的。衆人都道妓女的情假，我道是妓女的情最真；衆人都道妓女的情濫，我道是妓女的情最專；衆人都道妓女的情薄，我道是妓女的情最厚。這等看起來，古今有情種子，不要在深閨少艾中留心注目；但在青樓羅紵內廣攬博收罷了。只是，妓女一解，也有情假情濫情薄的，試看眼前那些倚門賣笑之低娼，搽脂抹粉之歪貨，但曉得親嘴曬舌，是情，拈酸吃醋是情，眼挑脚勾是情，賠錢貼鈔是情，輕打悄罵是情，那班輕薄子弟初出世，做煙客的也認做這便是情。更有一種假名士的妓女，倩人字畫，居然討伯詞宗，遇客風雲，滿口盟翁社長，還有一種學閨秀的妓女，喬稱小姐，入門先要多金，冒託官姬，見面定需厚禮，局

而雖大，取財更巧，只彼窩浪態，較甚於娼家，而座上戲調，何減于士妓。可憐把一個情字，牛牛
 汨沒了，還要想情真情專情厚，叱萬萬決不可得之理。我却反說妓女有情，又說妓女情真
 情專情厚，這是什麼緣故？蓋爲我輩要存天理，存良心，不去做那偷香竊玉敗壞門閥的事，便
 是閨門中有多情絕色美人，我們也不敢去領教，但天生下一箇才子出來，他那種癡情，雖不
 肯浪用，也未必肯安於不用，只得去寄跡秦樓，陶情楚館，或者遇得著一兩箇有心人，便可償
 今生之情緣了。所以情字必須親身閱歷，纔知道箇中甘苦。惟有妓女們他閱人最多，那兩隻
 俏眼，一副俊心腸，不是揮金如土的俗子可以買得轉。倘若石中了一箇情種，便由備窮無立
 錐，少不得死心塌地，甘做荆釵布衣，決不像朱買臣的阿妻，中道棄夫，定要學霍小玉那冤家，
 從一而死。石官們聽在下這回小說，便有許多人要將吃柳巷路，從今決絕的；更有許多人將
 風月工夫，從今做起的。話說蘇州一箇秀才，姓阮諱官，號江蘭，年方弱冠，生得瀟灑俊逸，詩詞
 歌賦，舉筆驚人，只以性情高傲，避俗如仇，父母爲他擇配，他自己忖量道：「婚嫁之事，原該父
 母主張，但一日絲蘿，卽爲百年琴瑟，比不得行云流水，易聚易散，這是要終日相對，終身相守

的。倘配著一個村姬俗婦，可不憎嫌殺眉目，辱沒殺枕席麼。遂立定主意，權辭父母道：「孩兒待成名之後，再議家。」父母見他志氣高大，甚是歡喜。目阮江蘭年紀還小，便遲得一兩年也還不叫做曠夫。有一日，阮江蘭的厚友張少伯約他去舉社，這張少伯家私雖不十分富厚，愛走名場，做人還在慷慨一邊，是日舉社，賓朋畢集，分散過詩題，便開筵飲酒，演了一本浣紗記。阮江蘭嘖嘖羨慕道：「好一位西施！看他乍見范蠡，即訂終身，絕無兒女子氣，豈是尋常脂粉！」同席一友，叫做樂多聞，接口道：「西施不過一沒廉恥女子耳！何足羨慕！」阮江蘭見言語不投，并不去回答。演完半本，衆人迫：「浣紗是舊戲，看得厭了，將下本換了雜齣罷。」扮末的送戲單到阮江蘭席上來，樂多聞道：「不消扯開戲目，演一折大江東罷。」阮江蘭道：「這一齣戲，不許做！」樂多聞道：「怎麼不許做？」阮江蘭道：「平日見了關夫子聖像，少不得要跪拜，若一樣粧做傀儡，我們飲酒作樂，豈不褻瀆聖賢？」樂多聞大笑道：「老阮偏是少年人，想破迂夫子過了氣，這等道學起來。」對著扮末的道：「備快分付戲房裏粧扮！」阮江蘭冷笑一笑，便起身道：「羞與汝輩爲伍！」竟自洋洋拂袖去了。回到家裏，獨自掩房就枕，翻來覆去，忽

然害了相思病，想起戲場上的假西施來。意中輾轉道：死西施只好空想，不如去尋一箇活跳的西施罷！聞得越地產名姝，我明日便治裝出門，到山陰去尋訪，難道我阮江蘭的時運就不如范大夫了？算計已定，一見窗格明亮，披著衣服下床，先叫醒書童焦綠，打點行囊，自家便去稟知父母，纔走出大門，正遇著張少伯，阮江蘭道：「兄長絕早，往那裏去？」張少伯道：「昨日得罪足下，不曾終席奉陪，特來請罪。」阮江蘭道：「小弟逃席，實因樂多聞惹厭，不下吾兄事。」張少伯道：「樂多聞那箇怪物，不過是小人之類，一味犬吠正人，不知自家是井底蛙類，吾兄何必計較。」阮江蘭道：「這種小人，眼內也還容得，自然付之不論不議之列；只是小弟匆匆往山陰去，不及話別，今日一晤，正懷予懷。」張少伯道：「吾兄何時言歸？好翹首佇望。」阮江蘭道：「丈夫遨遊山水，也定不得歸期，大約嚴慈在堂，不久就要歸省。」張少伯握手相送出城，候他上了船，終揮淚而別。阮江蘭一路無事，在舟中不過焚一爐香，讀幾卷古詩，到了杭州，要在西湖上賞玩，又止住道：西湖風景，不是草草可以領會，且待山陰回棹，恣意受用一番；遂渡過錢塘江，覺得行了一程，便換一種好境界，船抵山陰，親自去買一所花園安頓行李，

便去尋會稽山遊了陽明第十一洞天，又到宛委山眺望，心目怡爽，脚力有些告竭，徐徐步入城來，見一箇所在，無數帶儒巾穿紅鞋子的相公，擁擠著盼望。阮江蘭也擠進去，抬頭看那宅第上面是石刻的三箇大字，寫著「香蘭社」，細問衆人，知道是婦女做詩會。阮江蘭不覺呆了，癡癡的踱到裏面去，早有兩三箇僕從看見，便道：「爾是何方野人，不知道規矩，許多夫人小姐在內裏舉祀，爾竟自闖進來麼？」有一箇後生怒目張牙，趕來叱道：「這定是白日掃，銷去見官敲斷他脊梁筋！」一派喧嚷，早驚動那些錦心綉口的美人，走出珠簾，見衆人爭打一位美貌郎君，遂喝住道：「休得亂打！」僕從纔遠遠散開，阮江蘭聽得美人來解救，上前深躬唱諾，彎著腰再不起來，只管偷眼去看。衆美人道：「爾大膽擾亂清社，是甚麼意思？」阮江蘭道：「不佞是蘇州人，爲慕山陰風景，特到此間，聞得夫人小姐續蘭亭雅集，偶想聞人風雅，愧殺儒巾，不覺擅入華堂，望乞憐恕死罪！」衆美人見他談吐清俊，因問道：「爾也想入社麼？」我們社規嚴肅，初次入社，要飲三巨羅酒，纔許分韻做詩。」阮江蘭見許他入社，踴躍狂喜道：「不佞還吃得幾盃。」美人忙喚侍兒道：「可取一張小文几，放在此生面前，準備文房

四寶，先斟上三巨羅入酒過來。」阮江蘭接酒在手，見那巨羅是尖底巨腮小口，足足容得二斤多許，桑芳高興，一飲而盡。衆美人道：「好量！」阮江蘭被美人讚得魂都掉了，愈加抖擻精神，忙取過第二巨羅來勉強支持，下酒，還留下些殘酒不曾吃得乾淨，侍兒執著壺，在旁邊催促：「吃完時好重斟的。」阮江蘭又嚙下一口去，這一口便在腹肚內轉轆了，原來阮江蘭酒量原本嘗開舉過，平時吃肚眼大的鍾子，還作三四口打發，略略過度，便要害起酒病來，今日強飲兩巨羅，倒像焚燬嚼鴻門宴，卮酒安足辭的吃法，也是他一種癡念，思想夾在明眸皓齒隊裏，做箇帶柄的婦人，按人朱顏翠袖叢中，做箇半雄的女子，拚著書生性命，結果這三大巨羅，那知到第三盃上，嘴唇雖然領命，腹中先寫了避謝的帖子，早把焚燬嚼鴻門宴的威風，換了畢吏部醉倒在酒甕邊的故事，衆美人還在那裏讚他，只好阮江蘭却沒福分，這箇花盆，有如泰山石壓在頭上，一寸一寸縮短了身體，不覺醉倒桌下去逃席，衆美人大笑道：「無禮狂生，不如此懲戒他，也不知桃花洞口，原非漁郎何以問津。」隨即喚侍女塗他一箇花臉，侍女爭各拿了硃筆墨筆，不管橫七豎八，把阮江蘭清清白白賽潘岳似六郎的容顏，倏忽

便成配享冷廟中的瘟神痘使，僕從們走來，抬頭拽腳，直送到街上，那街道都是青石鋪成的，阮江蘭濃睡到日夕方醒，醉眼朦朧，只道眠在美人白玉床上，漸漸身子寒冷，揉一揉眼，周圍一望，纔知帳頂就是天面，蓆褥就是地皮，驚駭道：我如何攔街睡著！立起身來，正要踏步歸寓，早擁上無數頑皮孩童，拿著荊條，拾起瓦片，望著阮江蘭打來，有幾箇喊道：「瘋子，瘋子！」又有幾箇喊道：「小鬼，小鬼！」阮江蘭不知他們是頑是笑，奈被打不過，只得抱頭鼠竄，歸到寓所。書童焦綠，看見掩嘴便笑，阮江蘭道：「備笑甚麼？」焦綠道：「相公想在那家串戲來。」阮江蘭道：「我從不會串戲，這話說得可笑。」焦綠道：「若不會串戲，因何開了小丑的花臉？」阮江蘭也疑心起來，忙取鏡子一照，自家笑道：「可知娃童叫我小鬼，又叫我是瘋子，原來爲此！」焦綠取過水來，淨了面，阮江蘭越思想越恨道：那班蠢佳人，這等惡取笑，并不留一毫人情，辜負我老阮一片憐才之念，料想苧蘿村也未必有接代的夷光，便有接代的夷光，不過也是蠢佳人慕名結社，摧殘才子的行徑罷了，再不要妄想了，不如回到吳門，留著我這乾淨面孔，晤對那些明艷淨几結識那些野鳥幽花，還不致出乖露醜，倘再不知進退，真要弄出話

巴來，難道我面孔是鐵打的，累上些癍點，豈不是一生之玷？遂喚焦綠收拾歸裝，接浙而行，連西湖上也只略眺望一番，正是

乘興而來，敗興而返，前有子猷，後有小阮。

話說阮江蘭回家之日，衆社友齊來探望，獨有張少伯請他接風吃酒。中間因問阮江蘭道：「吾兄出遊山陰，可曾訪得一兩箇麗人？」阮江蘭道：「說來也好笑，小弟此行，莫說麗人訪不著，便訪著了，也只好供他們嘻笑之具，總是古今風氣不同，婦女好尚迥別，古時婦女還曉得以貌取人，譬如遇著潘安貌美，就擲果，左思貌醜，就擲瓦，雖是他們一偏好惡，也還眼裏識貨，大約文人才子，有三分顏色，便有十分風流，有一種蘊藉，便有百種俏麗，若止靠面貌上用工夫，那做戲子的一般，也有俊優，做奴才的一般，也有俊僕，只是他們面貌與俗氣俗骨，是上天一齊秉賦來的，任偏風流俏麗，也只看得吃不得，一吃便囁嚅了，偏恨此輩，慣會敗壞人家閨門。這皆是下流婦女，天賦他許多俗氣俗骨，好與那班下賤之人，挾冷氣脈，浸淫骨體，倘閨門習上流的，不學貞姬節婦，便該學名媛俠女，如紅拂之奔李靖，文君之奔相如，皆是第一等

大明眼大俠腸的裙釵，近來風氣不同，千金國色，定要揀公子王孫，纔肯配合；閭閻之家，間有美女，又皆貪圖厚貲，嫁作妾媵，間或幾個能詩善畫的閨秀，口中也講擇人，究竟所擇的也未必是才子，可見佳人心事，原不肯將才子橫在胸中。況小弟一介寒素，那裏輪流得著，真辜負我這一腔癡情了。張少伯笑道：「吾兄妄發洩癡情，何不到揚州青樓中一訪？」阮江蘭道：「若說著青樓中那得有好人物？」張少伯道：「從來多才多情的，皆出于青樓，如薛濤真娘，素秋亞仙，湘蘭素徽，難道不是妓家麼？」阮江蘭拍掌大喊道：「有理，有理！請問到處有妓，吾兄何故獨稱揚州？」張少伯道：「揚州是情皇歌舞，六朝佳麗之地，到今風流一脈，猶未零落，日前一友從彼處來，曾將花案詩句，寫在扇頭，吾兄一石使知。」阮江蘭接扇在手，讀那上面的詩道：

晚客幽如空谷蘭，鏡憐好向月中看，棠嬌分外春酣出，燕子催花片片殘。

阮江蘭正在讀罷神往之際，只見樂多聞跑進書房來，嚷道：「反了反了，我與老張結盟在前，老張與小阮結盟在後，今日兩箇對面吃酒，便背著我了。」張少伯道：「小弟這席酒，因為江